

那一夜

谢永华

那一夜,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夜,那是高原之夜,也是无眠之夜。

其实,距离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不知怎么回事,在这个季节,我却突然想起了那个夜晚。

那是个冬日的上午,阳光淡淡地照在雪山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光芒中有温暖的的味道。雪山下呈现出的淡黄景色,像金黄的麦穗,沐浴在阳光下,让人感觉温暖而舒适。寒风虽然凛冽,市场里,还是挤满了熙熙攘攘购物的藏民和老乡。这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就像盛会开启的前奏。此时的阳光,又斜斜地照在五彩塑料篷布上,就像躺卧的彩虹,令人舍不得挪开目光。

即使舍不得,我们等下也要回湖南老家了。临近年关,大家的心情是如此急切。老乡们都忙着收拾东西,我必须赶快行动起来。

车子在山路上摇摇晃晃地向前爬去,卷起的尘土和天上的白云,于瞬间都成为了朋友,齐齐地向远处飘去。一座座山,在我眼前掠过,像包子,像馒头,像一晃而过的童年。由于海拔较高,我似乎伸出双手,就能触摸到蓝天白云。当时,我竟然有种笨笨的想法,如果站在车顶上,一定能摸到令人心醉的天空。但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很不切实际的,于是,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感觉空气中有阳光和雪山的味道,还有牦牛和酥油茶的味道,这让我很是享受。不知为什么,来到高原三年,我竟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于是,我有责怪自己的意思。

车上,老乡的小孩睡得很香,好像被催眠了。另外几个老乡在天南海北地聊着,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天上的雄鹰尖锐地叫喊着,在蓝天上展翅飞翔,似乎在表演,又像是在和那几个老乡对话,或者说,是在欢送我们。此时的我,并不想多说话,窗外的美景已让我着迷。看累了,我便靠着车窗玻璃。车子在山路上像个摇篮,我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当我醒来时,车子停在一个较平缓的坡处。司机大声招呼着大家下车,说是车子抛锚了。我揉着惺忪的双眼,打一个长长的哈欠,这才开始打量四周。天色已完全暗淡下来,一阵一阵的冷风,像刀子似的割在脸上。我打了一个寒颤,把衣服紧了紧,松开束着的长发,这才慢吞吞地走下车来。一阵风呼啸着穿过山谷,穿过我瘦小的身躯,我差点被吹倒。

四周很静,静得只有风的声音。抬头望去,山上一间破烂的小木屋,发出昏黄的灯光。这种灯光是如此熟悉,它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木屋狭窄的空间,早已坐满了人,空气里充满着各种难闻的气味,但是,谁也没有流露出厌烦的样子。我想,也许是天气太冷,他们急于想得到牛粪火的温暖吧,又或许,希望抛锚的车子能够早点修好,离开这里。所以,才无暇顾及这短暂的不适。

大约个多小时后,司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说道,今晚恐怕走不成了,车子不但胎有问题,也漏油了。只有等到天亮时,拦住路过的车子,跟人家讲好话,以求得帮助。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破烂的小木屋,度过冰冷的一夜。于是,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说什么话的都有。有躁脾气的男人,开始骂起来,骂司机,骂天气,骂黑夜。老乡的小孩被惊醒了,哇地大哭起来,脆嫩的哭声在黑夜传得很远,然后,又被冷风送回来。

这个破烂的小木屋,属于一对藏族夫妇。

偷猎枪(寓言)

陈扬桂

猴子从一棵树攀到另一棵树上,正准备摘果子吃,突然听到一阵鼾声。顺着声音望去,发现树下躺着一个猎人,旁边放着一杆猎枪。

猴子知道,猎枪是非常厉害的武器,无论贪婪的狼,狡猾的狐狸,还是凶猛的老虎,没有谁不怕猎枪的。猴子想到自己常常受到那些家伙的欺负,就决定把猎枪偷到手。于是,他悄悄地从树上滑下来,蹑手蹑脚地抱起猎枪躲起来了。

手里有枪,心里不慌。猴子这下可神气了,整天扛着猎枪满森林跑。

一天,他正在森林里转悠,迎面碰上一群野羊。猴子端起猎枪,装出要射击的样子,吓得野羊们四散逃命。又一天,猴子遇见了老虎,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急着下跪叩头了。老虎看到他肩上的猎枪,也没有呵斥他不懂规矩。

连森林之王都对自己敬畏了几分,猴子更加不知天高地厚了。从此,他把工作也辞掉了,整天游手好闲,走东家串西家,混饭吃。有一天,他窜进狐狸家里,开口就说:“狡猾的狐狸,老子饿了,快去给我弄吃的!”狐狸说:“凭什么我要给你弄吃的?”猴子把猎枪往地上一顿:“凭这个!”

听到小孩的哭声,藏族夫妇又往灶里加了很多干牛粪,他们以为是小孩被冻着了。另外,还拿出糌粑等吃食给小孩。小孩吃了东西,哭声才渐渐地平息下来。人们也逐渐进入了梦乡。当然,有些老乡已经爬到车上睡觉去了,不然,我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燃烧的干牛粪发出淡淡的异味,温暖的火光映照着人们疲惫的脸庞。均匀的鼾声响了起来,和外面的风声结成了同盟似的,一阵紧接着一阵,让人不得安然。老乡的小孩嘴角边还流着口水,不过,现在居然已变成了冰花花。

高原冬天的夜,简直冷得让人难忘。我感觉自己身上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此刻,正在慢慢结冰,它们要残酷地吸收我身体的热量,以完成它们自私的所谓伟大的企图。我绝不能让它们的阴谋得逞,于是,我站起来,努力地不断地抖动着身子,却收效甚微。此时,不用想象,我的嘴唇已经被冻成了紫色。

后半夜,老乡的小孩竟然大声地咳嗽起来。不但咳嗽,还哭喊着叫妈妈。顿时,那均匀的像波浪似的鼾声,已被打破,相对于小孩的哭喊声,鼾声已明显处于弱势。此时,老乡急得团团转,像困在笼子里的猛兽,不知该怎么办。那对藏族夫妇也被惊醒了,迅速地跑过来,打着手势,问长问短。获知情况后,他们赶忙端来一碗酥油茶,让老乡喂给小孩喝。说来也怪,喝完酥油茶后,小孩竟然安静地睡着了。老乡不停地对着藏族夫妇说着谢谢。临走时,还掏出五十元钱,说是给藏族夫妇的费用。藏族夫妇哪里肯收,推来推去,最后,不但五十元钱没有送出去,老乡还得到了他们赠送的一条洁白的哈达。听说,直到现在,这条洁白的哈达,还被老乡珍藏着。

那一夜,很冷,也很温暖。

(谢永华,邵东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和诗歌发表于《湖南文学》《湘江文艺》《诗潮》等报刊)

狐狸见了猎枪,心里有些发毛,但还是试探性地问:“我不给你弄吃的,你就要向我开枪?”

“你以为是老子不敢一枪毙了你?!”猴子说着,把枪举起来,对准了狐狸。

狐狸一看,偷偷乐了:原来猴子用肩膀抵着枪口,把枪托对着他。

狐狸故意激将猴子:“你这只呆猴,我就不给你弄吃的,你开枪吧!”

“真的吗?你不要命了?”

“我就不给你弄!”

狐狸太放肆了,得刹刹他的威风才行。猴子想到做到,用力扳动了扳机。可是,随着“砰”的一声枪响,猴子发出惨厉的尖叫,倒在地上痛苦地打起滚来。

(陈扬桂,中国寓言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

爱情,地久天长

(组诗)

湘子

心中的花蕊

也许 我们都没有说过我爱你
那个年代更不可能递给你一束玫瑰
以及单膝下跪
近三十年啦
你桃花般的身躯白鹭般飞升
灵魂鲜活依然
我们的爱情还是当年的味道

捧在手心的仅是一种象征
说在嘴里仅是预支的诺言
爱情没有谜底
心有灵犀 灵肉相融
才能抵达那神圣的字眼
因为这份拥有
我从不哀叹孤寂孤独
也从未埋怨命运弄人
我从容度过许许多多不眠之夜
并面带笑容心怀愉悦
面对白昼的辛劳与疲惫
其实很简单
是爱情的结晶 我们之间的纽带与桥梁
给我坚守的力量

我全说了吧
从儿子身上 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延续
从他的秉赋里 我发现了璀璨的微光
何况儿子的另一半也是一缕明媚阳光
凭这 就够我们骄傲与自豪

默默的激励

你最后病危住院前晚
嘱咐我这次住院不要让儿子去病房
我做到了 两个半月以后
牵着他的小手
向你遗体告别
他才有机会失声痛哭
并抚摸你妆后的笑脸

你是铁血军人
你是善良母亲
最想见儿子的是你呀
却整整两个半月拒不相见
我知道你是害怕和心痛
他幼小的心灵

你空前绝后的母爱
成了我后来几十年间源源不尽的精神财富
深刻了我一生
坚强了我一生

(湘子,真名黄平忠,邵阳市区人,军休干部,发表过各种体裁文学作品)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287029106

遗失启事

邵东代办处

▲ 邵东县京王子时尚中西餐厅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代码:
91430521329405820X,特声明作废。